

尊贵的达赖喇嘛

我等，乃尊贵的第十六世大宝法王郎俊日必多杰的隆德寺法座下的出家僧众与在家居士，也是隆德寺的永久住户和成员，更是尊贵的第十六世大宝法王的弟子。谨以身口意顶礼恭敬的奉上这封信件。

我等，坚决的宣告与一致承认尊贵的听列泰耶多杰是尊贵的第十六世大宝法王郎俊日必多杰的转世。由尊贵的第十四世红冠法王夏玛仁波切根据噶玛噶居九百年传统认证为真正与合法的大宝法王。因此，尊贵的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听列泰耶多杰才是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尊贵的第十六世大宝法王之法脉衣钵和接管名下的寺庙及中心等。

我等谨此向尊贵的您叙述隆德寺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郑重的重申和坚持我等的立场。

回顾历史，公元1991年一名来自英国被称为阿贡祖古(Akong Tulku)的西藏喇嘛，自称他是司徒仁波切的秘书。在毫无预先知会的情况下，他在数名来自Gangtok的西藏难民协助下，进入隆德寺并受到Mr. Dala夫妇的接待。我等对于这群来历不明的藏民完全陌生。

次日，Mr. Dala (他是尊贵的第十六世大宝法王的司机)向隆德寺住户发出通知，让大家到寺庙庭院集合，因为他将要传达来自司徒仁波切的重要消息。带着无限的好奇和疑问，所有人集合起来等待消息。阿贡祖古站在寺庙正门口，由一名称为Lea Wyler的外籍女子陪同。Dala则手提阿贡祖古的公事包站在他们身后。阿贡仁波切宣布他是在司徒仁波切的指示下来隆德寺设立办事处。他解释说隆德寺的每一名成员将会获得粮食和医药用途的现金发放，唯一的条件是必须服从司徒仁波切。这一件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所有人感到十分震惊，大家都哑口无言，彼此交换疑惑的眼神。

Legshe Drayang (或被称为Naggu-la)是当时的副秘书长，也是尊贵的第十六世大宝法王的已故秘书的弟弟。他说：“司徒仁波切在Bir Himachal建有本身的寺庙，他也是住持。他为什么需要在隆德寺设立办事处？这里是尊贵大宝法王的法座。我们的责任是追随大宝法王和为大宝法王服务。你所谓的为司徒仁波切工作是什么意思？”

阿贡仁波切安抚大众说：“别担心。我们只想要帮助这里的人民。” Naggu-la回答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帮助。两人发生争执。Dala充当起和事佬说他愿意让阿贡仁波切在他的住家办工。这时候，一名刚从西藏来的Karma Tenzin突然从人群中出现说道：“我们为什么要拒绝这样的帮忙？我们都需要它。我自愿的支持他们。”

从那时候起，司机Dala的住家就变成阿贡仁波切的办事处。任何前往该处讨钱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我们在后来才发现，阿贡仁波切在Gangtok也成立了同样性质的办事处，用金钱帮助来自西藏的难民和锡金的人民，甚至还资助政治人物。

很不幸的是，一部份原本居住在隆德寺的出家众和在家居士，经不起金钱的诱惑，接受这所谓的“善款”。我等谨将曾经接受过“善款”人士的名单附上供参阅。

再后来，我们收到消息说Karma Tenzin真正的身份是族普(Tsurphu)地区的中共成员，他还自愿负责毁掉一尊由尊贵的第二世大宝法王建设在族普寺的大佛像。

一九九二年的三月份，在不请自来的情况下，司徒仁波切来到隆德寺。期间，他在寺庙里的出家众和居士群间不间断的制造许许多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发生在隆德寺，还盖括整个锡金。就在此时，我等对尊贵的您支持司徒仁波切计划的做法，觉得十分出乎意料之外，更感到震惊。因为如此，我等对尊贵的您生起疑心。对此，我等诚挚表达歉意，祈请尊贵的您海涵。

我等(僅此附上所有簽署人的名單，請參閱)重申從未曾背叛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在此，我等重覆的向尊貴的您重申我們的立場如下，祈請接納。

我等嚴厲譴責司徒仁波切和嘉差仁波切在一九九二年和中國政府串謀並共同在一九九三年認證一名大寶法王的轉世。在這起陰謀中，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的合法行政處完全被矇在鼓裡，更不用說曾經授權給司徒和嘉差仁波切。

我等嚴厲抗議司徒仁波切和嘉差仁波切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前往 Dharamsala 知會尊貴的您並撒謊宣稱獲得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法座管理人和尊貴的第十四世夏瑪巴的同意，已經找到並認證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的轉世。他們緊接著趕回隆德寺收集眾人的簽名，以便致函向尊貴的您致謝，作為感激尊貴的您支持他們所認證的大寶法王的轉世人選。

司徒仁波切曾經拿出一封他謊稱為是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留下的“指示信”。可是，信的筆跡完全不同於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的筆跡。但卻和司徒仁波切本身的筆跡明顯相同。

當我等提議將該封信交由科學驗證，司徒仁波切顯現出惶恐的樣子，並將信件取走。從此以後，那封信就不知所蹤。而司徒仁波切則用盡各種藉口掩蓋他沒有將信送去檢驗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堅定的表示不相信也不能接受司徒仁波切的說法，指信件出自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

我等嚴厲譴責司徒和嘉差仁波切隨後又兩次從西藏來到隆德寺。在一九九三年八月二日，他們在約兩百名錫金警員，約一千名西藏和錫金的支持者，也是受過阿貢仁波切恩惠的人，以及超過一百名收取他們金錢的隆德寺群眾的支持下，強行佔領隆德寺。原本居住在寺廟的喇嘛則被驅趕出廟。更可怕的是他們接下來所做出的駭人舉動，我等將一一向尊貴的您報告。

一名終生服侍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的喇嘛的父親被毒打至血流如注。更不幸的是，喇嘛本身被殘酷的殺害。尊貴的第十四世夏瑪巴的法座被燒毀。他們向所有錫金人民宣佈，過去所有的夏瑪巴全是尊貴的大寶法王的敵人。他們逐步在各地宣佈不再使用任何一名紅冠法王夏瑪巴所著作的法本。

誠如尊貴的您清楚的知道，一旦禁止使用夏瑪巴的法本，噶瑪噶居的傳承亦不復存在。

有鑒于此，我等異口同聲誓死捍衛噶瑪噶居傳承，將一心一意依法依

理把霸佔隆德寺的暴民驅逐出寺。我們誓言重獲隆德寺並將寺廟重新交回給法定的主人，尊敬的第十七世大寶法王聽列泰耶多傑。我等謹此懇求尊貴的您的支持，因為尊貴的您不僅是西藏人民更是眾生的太陽。

尊貴的第十七世大寶法王聽列泰耶多傑，是由尊貴的第十四世夏瑪巴根據噶瑪噶居傳承的傳統，一如既往，以他身為紅冠法王的身份，用純宗教方式和精神力量所認證。難能可貴的是，尊貴的第十四世夏瑪巴從來不曾將任何政治力量帶入噶瑪噶居傳承。因此在任何記載中，絕對不會出現“尊貴的第十七世大寶法王聽列泰耶多傑是由中國政府確認”的記錄。中國政府的牽涉肯定在今後對藏傳佛教四個派系帶來十分不利的影響。再者，尊貴的第十七世大寶法王聽列泰耶多傑從來不曾受到印度政府實施的任何法律限制。烏金聽列多傑在這方面則另當別論。

總括而言，我等，尊貴的大寶法王座下全體人員，一致性的異口同聲根據傳承精神，接受尊貴的泰耶多傑為隆德寺的唯一合法的法座繼承人。

我等謹以身口意恭敬頂禮奉上這封信，虔誠祈願尊貴的您考慮我等的傳統。

天津南嘉 (Tenzin Namgyal)

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圓寂之後，副秘書天津南嘉製造許多問題並對隆德寺做出種種傷害。

他除了利用司徒，嘉差和康卓仁波切行政管理人的名譽之外，還暗中前往德里和尼泊爾，目的是要游說其中兩名負責管理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所成立的慈善信托會成員辭去他們身為信托人的職位。

當信托委員會主要信托人，同時也是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的秘書托甲(Topga)仁波切獲悉此事，他立刻革除天津南嘉的職位，以示處罰。

一九八五年，天津南嘉來到創古(Thrangu)仁波切位于尼泊爾的寺廟。之後更娶了創古仁波切的妹妹為妻。

在一九九三年，司徒仁波切強行霸佔了隆德寺之後，天津南嘉被委為秘書。接下來幾年，天津南嘉雖然負責處理該職位事務，但是，他一直都不是合法的秘書。

雖說當年從族普(Tsurphu)出來時，天津南嘉曾經擔任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的秘書，可惜的是他最終落得兩頭不到岸。

創古仁波切 (Thrangu Rinpoche)

一九五九年，創古仁波切離開西藏后，由於無法自力更生，他前往隆德寺投靠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大寶法王則封他為堪布。

一九七四年，烏金祖古(Urgyen Tulku)邀請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為他座落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寺廟主持開幕並傳授Kagyü Ngagdzö

灌頂。同時，烏金祖古也請示大寶法王的恩准讓創古仁波切在寺廟教學一年，負責教導有關律部的沙彌規矩(Karika)等。在一年的期滿后，創古仁波切並沒有返回隆德寺。他開始在尼泊爾建立本身的寺廟。儘管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曾致函要他回到隆德寺，他都一概置之不理。最後，他交待他的妹夫天津南嘉帶來口訊說，他已經成爲西藏創古寺的精神領袖，因此和族普寺已經沒有關聯。他僅僅以口頭傳話代替正式書信的方式，實實在在的反映出他是如此的不懂禮節。

再後來，當隆德寺新的僧學院成立后，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計劃讓創古仁波切擔任堪布一職。根據消息，創古仁波切則回覆說他一年內只能在學院小住幾個月。

無論如何，這件事隨著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不久后圓寂而無法獲得證實。

登甲仁波切 (Tenga Rinpoche)

一九六零年，登甲仁波切從尼泊爾到噶倫堡(Kalimpong),之後前往隆德寺投靠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

一九六九年，當托甲仁波切(Topga Rinpoche)還俗時，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委任登甲仁波切成爲隆德寺的金剛上師，填補托甲仁波切還俗后所留下的空缺。

一九七四年，當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在尼泊爾為烏金祖古的新寺廟主持開幕和傳授Kagyü Ngagdzö 灌頂時，一位名叫Yakchen的出家人偷了隆德寺的一萬五千盧比。他被其他職員逮住並關進一所房間內。

這時候，登甲仁波切插手干預不讓Yakchen受到處罰。登甲仁波切還說他當晚作了一個夢，夢中他見到一名婦女流著血淚，告訴他從今往後，佛陀的教法開始衰落了。

隆德寺的職員開會后決定致函給身在尼泊爾的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和秘書。在信中，天津南嘉則意指登甲仁波切是偷錢事件的幕後主使人。

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的秘書將大寶法王的回信帶回隆德寺，說登甲仁波切不可能是幕後主謀。

之後，Yakchen和他的友人Rinchen受到秘書的處罰。就在那個時候，登甲仁波切突然佯稱他必須到Darjeeling接受腳部治療而離開隆德寺。當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從加德滿都回到錫金，登甲仁波切卻從Darjeeling前往尼泊爾。從此以後他不曾回到隆德寺。直到一九八一年，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圓寂，他都不曾再和大寶法王見面。

最近，一名西方人錄製了一個錄影光碟，有關登甲仁波切宣稱他回返隆德寺並由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指示他負責管理一間在馬來西亞的佛法中心。我們可以證明這絕對是不正確的。

Chotrimpa Tenpa Rabgye

一九七三年的某一天，他在任期未滿之前，擅自離開糾察師父的崗位，並從隆德寺出走。他後來加入位于Rajpur的其中一所薩迦學院。從那時起，他就不曾再見過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

Bargag Tulku

尊貴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親口告訴Bargag Tulku他已經破了三昧耶戒，並革除他身為維諾(Umdze)的職務。

與此同時，當年當尊貴的第十七世大寶法王聽列泰耶多傑被認證和在菩提迦耶坐床時尚在人間的許多職員，目前已經往生了。但是這些在生前支持尊貴的第十七世大寶法王聽列泰耶多傑並曾經親身出席坐床大典的往生者，他們的至親家屬和親人皆願意代表他們簽署這封信作為見證。

同樣的，許多早期支持烏金聽列仁波切的人也已經往生。這純屬自然法則啊！